

大西北文丛

王海◎著

老 城

荣获美国“国际文化与科学交流奖”的著名作家**王海**的又一力作

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海◎著

大西北文丛

老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再版前言

自2001年4月小说《老坟》出版以来，几次再版，实出我意料之外。更令我欣慰的是通过《老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的家乡——咸阳五陵原。2004年咸阳政府召开了“咸阳帝陵文化高层论坛暨咸阳城市形象定位研讨会”，国内外120位专家、学者对咸阳古老而神奇的地域文化从不同层面进行了研讨。会上，美国一位专家感慨道：“感谢咸阳人为人类保护了这一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咸阳五陵原。”她的发言至今想起来依然让人感动。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五陵原文化正在感动着世界，2005年《老坟》获得美国“国际文化与科学交流奖”。

作者

2008年3月2日

民国十八年开始的那场年馑，陕西关中干旱缺雨，民国十九年秋又遇蝗虫灾害，过往之地，一片秃光。三年六料，无有收成。绵绵百里，人烟几断——



黄土高原干渴得裂开了嘴，干燥的空气中挤不出一滴水来。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不敢见风，见风起尘。村道、马路上铺了几寸厚的细面黄土。一只野猫在村道上缓缓爬行，龙家村荒凉得像一座无人朝拜的古庙。

河滩窑是这一带最热闹的地方。河滩窑在肖河的古道旁，是通往东西方向的咽喉要地。原来的主人走了，丢下的窑洞就成了闲窑，走南闯北的闲客在这里便生出很多是非来。

在这里常住的是五斤。他五尺多高的个儿，大头黑脸，铜铃眼，扫帚眉，魁梧凶悍。他占有三眼窑洞，路过的客人在这儿歇脚，有钱的给他扔几个零花钱，没钱的给他放一个蒸馍，或者一些值钱的东西。他会给你水喝，会让你安稳地在这里过夜。

他一旦有钱就很风光，旁边的窑里有下赌的主儿，他会风风火火地去下注，输了，他会骂骂咧咧地回来。

在这里什么都可以赌，最诱人的是能吃的食物，最不值钱的是女人。五斤赢了女人骂自己霉气。这女人叫小凤，是他从外地带来的，他养不起才把她押在了赌桌上。这女人脸黄得像表纸，眼睛陷进了坑里。他把这女人提起来拉到道上：“谁要？给两个蒸馍！”他吆喝半天，没人应声，骂道：“算老子倒霉，谁要谁领去。”

女人往地上一坐，就再没站起来。待五斤走开，女人爬进一个落脚的老者窑口，伸着细手说：“给我一口吃的……”就有人给老者说：“这女人年龄不大，你看那一排整齐的牙齿，脸一洗吃几顿好食水，马上就变水色了。”

老者掏出一块干馍递过去，小凤蹶在地上三口两口吞下了肚。老者又给她喝了一碗水，她的眼里就有了亮光，有了神儿。

老者躺下，她爬过去躺在老者的身边，脸上有了笑容。

太阳端的时候，做生意的人来这里摆摊，有卖瓜子、热蒸馍的，有卖油炒粉、凉皮、豆腐脑的。他们一到，这河滩窑就有了生机。赶路的天不亮就走了，剩下的都是些没事找事的闲客。

卖油炒粉的粉张把摊子一撑开，喊一声：“油炒粉！”诱人的喷香就跟声飘过来。夜晚赢了钱的五斤经不住这诱惑，骂骂咧咧地走过去。“×他妈！给我来一碗。手里有点铜就经不住你这声吆喝，好汉难过你这炒粉担子。”粉张接过钱说：“等会儿，马上就好。油炒粉！”

粉张把凉粉往油锅里一倒滋啦啦地响，周围的人就打起了香喷嚏，河滩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被这味道熏馋了。

“热的煎的油炒粉！五斤的好咧^①。”粉张递五斤一碗吆喝道。

五斤接过这碗炒粉，仿佛端着一碗肥亮的大肉，让一河滩人羡慕得要死。五斤用手抓一块扔进嘴里，舌头在嘴里打转转，半天说不出话来。

粉张就笑：“这软香东西还咬舌头？”五斤一扬脖子吞下去，捂住肚子跳起来说：“你这东西不光咬舌，还咬心咬肺呢。”

粉张说：“这珍贵食物就不是啣^②吃法，要细嚼慢咽。放到嘴里，舌头转一圈，舔了上面的香料，用不得牙动粉自然就化咧。满口的喷香，嘴要闭住，不要张开，你花了钱，这香物是自个儿享受。尝一口回味一番，回味一番再尝一口。吃这种物料不能叫吃，叫品：品味，品稀罕，品珍贵。会吃了香个透彻，半辈子忘不掉；不会吃了囫囵吞枣，啥味道也没尝出来，把一盘好物料瞎糟蹋咧。”

五斤笑了站起身说：“吃饱咧喝胀咧，跟他老爷一样咧。”

“吃一碗油炒粉就老爷一样，要吃碗羊肉泡还不成神仙咧。”

五斤抬头见是夏文。“您来咧！小子没看见。”殷勤地跟在夏文的屁股后边。

夏文姓龙名夏文，是北塬陵园守陵人的后裔，龙家村尚运的二儿子。在他爷手里他家还是这陵塬上显赫的财东，几年工夫就衰落了。眼下在本村龙夏仁龙财东家拉长工。

当时，夏文也不愿去夏仁家去当长工。他说：“我给谁低头都不给

① 咧：指了的意思。

② 啣：指那的意思。

他家低头。”当时传这话的是碎叶。碎叶说：“夏仁谁都看不上，就看上你咧。他说你答应了这事，他借我二斗玉米，我老婆和娃还等着这二斗玉米揭锅呢。”

夏文不理睬碎叶，碎叶就给夏文跪下了。夏文说：“你这不是叫我丢人吗！”

碎叶说：“你给他低个头就有吃有喝了，我想给他当牛做马他不要我！”夏文只好答应了他，被碎叶连拉带推进了夏仁的家门。

传说夏仁家以前也不富有。夏文的老爷去世时，给墓里陪葬了些金银细物，这事只有夏仁的老子知道，后来夏文老爷的墓就被人盗了，从此两家结为仇人。夏文家一天天衰落，夏仁家一天天富有起来。

夏文一进这宅院竟羞耻得抬不起头。他怎能为一口饭，给夏仁当长工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每天有现成的饭吃，慢慢的竟也心安理得了。咱是凭力气干活，给谁干活不一样，不就是为了张嘴吗？他就这样留在夏仁家当了长工。

夏文虽是长工，穿着粗布旧衣，人们仍把他当富家子弟看待，尊称他，抬举他。五斤在河滩虽能一手遮天，见了夏文却很给面子。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夏文站在粉张的粉担前，舌尖勾着垂涎。粉张就喊：“来一盘！吃了还想吃，吃一盘饱一天。”夏文捏着口袋的钱低语道：“吃不起，吃不起……”粉张说：“你们龙家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腿粗。你要吃不起，塬上人都饿死咧。”

夏文说：“龙家是龙家，我是我。”

“你不姓龙？你不是龙尚运掌柜的儿子？”

夏文不再吭声，五斤说：“油炒粉美得很！”

夏文无聊地看他一眼说：“吃不起！”

“攒钱想娶老婆，对不？”

夏文笑了。五斤说：“我诚心想帮忙帮不上，认识的人不是要饭的就是窑里的婊子。”

夏文瞥他一眼说：“你也能给人做媒。”

五斤自知没那能耐，嘿嘿地笑。前面围了一堆人，有人叹息着走来。夏文问过路的人：“前面咋咧？”

“还没死，老婆不行咧。可怜女子，要卖身葬母。”

五斤问：“女子多大咧？”

“也不小咧。”那人说着瞪了五斤一眼，说：“你少做缺德事！”

五斤冲那人喊道：“我能做啥缺德事，我是救她！”

夏文问：“你能救了她？”

“能，那得看货色。”

“啥货色？”

“得有点色相。我买了她，也养不起，有合适的主儿我就转手卖咧。”夏文低头不语，就远离了他。

五斤追上来说：“咱这河滩是个官道，来往的人杂，只要女子好看，出手也不难。这些过路落脚的客商，不管是女子还是媳妇，只要长得好，他们都肯出大价钱。”

五斤拨开人群，领夏文进去，只见老婆躺在地上两眼发痴，有出的气没进去的气。那女子坐在地上，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握着母亲颤动的手低头哭泣。

五斤说：“这年月死个人算啥，可怜这女子太瘦小，不好出手。”

女子听见哭出了声。老婆出的气越来越细，眼看就要咽气，一些人唉声叹气地走了。

他们无力救这女子，也不想再看这母女俩悲惨的一幕。围观的人纷纷散开，那母女俩被众人丢在了路旁。夏文说：“等女子走了，挖个坑把老婆埋了。”

五斤说：“这河滩窑隔三差五地死人，谁有闲心埋她，抬起来从坡头扔去，一夜就被野狼野狗吃咧。”

女子哇一声大哭起来，老婆咽了气。夏文被那哭声缠住了脚。

五斤说：“那女子虽瘦小，但那眼睛还水灵。”

夏文说：“这女子可怜。”

五斤说：“这年月，可怜的人一层层。”

女子突然停了哭声，拔了头上的草标向土崖上撞去。夏文一惊，慌忙跑过去拉住她说：“这样干啥！这样干啥！”

女子说：“俺妈养我十几年，俺不能尽孝把她埋了，俺有啥脸活在人世！”

她虽是女儿身，却有一个难得的孝心，使夏文为之感动。夏文问：“你想把你妈咋埋？”

女子说：“买一张席埋了她，俺不想让野狼野狗吃了她……”

夏文说：“行。”他当下掏出钱交给五斤。五斤双手接了钱，他愿意

替夏文去跑腿，他等的候的就是这种事。

五斤买来一张席，叫几个汉子上了坡头。女子又扑在母亲身上哭：“妈，俺不孝，把你丢在半路上，……你放心地走，俺四时八节来看你……”

女子哭得惶。

夏文买了一个蒸馍送到女子手里。

女子没吃，供在母亲的身边。夏文感叹道：“这女子是一个孝子，是天下难找的孝顺女子。”

五斤在坡头上喊：“挖好咧！你上来看。”

夏文和女子上了窑。五斤说：“有三尺深，黑堂挖的大，老婆睡进去畅快得很。”

女子说：“俺没啥要求，把她老人家能埋住，不让野狗野狼吃了就行。”

夏文说：“你糊弄谁？黑堂大小我看不见，这明厅只能溜下去个人……”

五斤说：“你下去看，黑堂大得很。”夏文真要下去看，五斤就挡了。“咋能让你下去。”抢着溜了下去，“你不满意咱再挖几锨头。”

夏文说：“做事得凭良心！”

五斤点头称道。夏文跟女子走下窑背，一个汉子抓起老婆尸体旁的蒸馍跑了，道上的人看着他跑没人喊没人追，女子惊叫：“贼娃子！贼娃子！馍！馍……”那偷馍贼见有人追来，随手把馍塞进一堆牛粪里。女子追了两步突然跌倒在地，挣扎了几下，没有爬起来。那偷馍贼见这女子跌倒，又从牛粪里掏出馍大口地吃了起来。

夏文急跑几步到女子身边，他知道这是饿的，她一定几天没吃饭了。夏文扶起她说：“算咧，我再给你买去。”

女子哭了，哭声细弱。夏文扶她靠住土崖，给她又买了一个蒸馍。她双手抓住，眼睛放光张口欲咬，又合住了嘴，她扶崖向母亲的尸体挪去。走到母亲跟前，她跪倒在地，恭敬地把馍放在母亲头顶。她跪了一时，身子支撑不住，摇摇晃晃倒在了母亲身边。夏文扶起她，她强睁着眼说：“没事，俺没事……”

五斤在窑上又喊：“好咧，这回没麻达^①！”

① 麻达：指问题或不完善等。没麻达即一切正常，完好的意思。

夏文没吭声。五斤跳下窑背，叫人抬老婆的尸体。只见女子浑身瘫软，已经昏睡过去。

五斤说：“饿的，啷是饿的。赶紧给喝些水，少吃些馍，不敢让吃的多。”

五斤去抬老婆尸体，把老婆头顶的供馍塞到口袋里。夏文把女子抱到粉张摊旁，先给喝了几口水，又要了一个馍，女子醒来吞咬一口馍说：“俺妈呢？”

“你先吃，吃了再说。”

女子几口把馍吃完说：“俺要守在她老人家跟前。”

夏文说：“你上去看看。”女子眼睛一闭又倒在夏文的怀里。待女子醒来，五斤已埋了老婆从窑背上走下来。

夏文说：“一人一个馍。”五斤抓着馍兴奋地走了。夏文扶着女子向村里走去。



这女子叫秀，今年十六岁，河南郑州人。她十二岁随父母出门讨饭，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死在宝鸡，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关中道上走村串户乞讨度日。上月母亲突然生病，她说：“在外边不是个长法，还是回到家里好。”

她扶着母亲往回走。母亲说：“到宝鸡给你爸烧张纸，俺们就走了。”

谁知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捱到河滩窑就再也走不动了。母亲生前给秀说过：“俺死了，你好坏给我裹一张席片把俺埋掉，扔在野外俺怕狗怕狼。”她记着母亲的话，照着母亲的话做了。埋父亲的时候，她是知道的。父亲死在路边，夜里她们睡着了，野狼就把父亲吃得只剩了一架骨头。

那一日天亮后，她和母亲在不远的水沟发现了父亲的尸骨。母亲和她都被吓哭了。她们收拾了父亲零散的尸骨，在村里讨要了一张席片，埋了父亲。要不碰见夏文，她也就随母亲走了。是夏文救了她，又是他替她葬埋了母亲，她是要实现诺言的。

夏文知道领她回家会惹人笑的，笑他在河滩窑拾了个河南担女子。但他既然敢领她回家就不怕人笑。他让人笑够了，父亲骂他是一个没有

志气，没有血性的男人。

他不怨老子，也不怨笑他的乡亲，他和他的家走到这一步就是要让人笑的。父亲说，夏仁的老子盗了先人的坟墓，跑了脉气，家业才败了。败也罢旺也好，那是先人留下来的，红火了几代人也该是衰落的时候了。人常说：人无三辈穷，家无三辈旺。他深信自己不会这样穷下去。

走在身后的女子是一个让人怜悯、可敬的女子。他问：“你刚才真想去死？”

她说：“俺妈苦了一辈子，俺不能扔下她。”说着又要哭了。他觉得她的乡音特别地不入耳。“我这人真笨……不会说话。”

她擦着泪说：“不由俺，俺一想到她就想哭。”她的乡音一再地提醒夏文，她是一个河南女子。

“你真有十六岁？”

“俺是真十六岁了，俺不骗你，俺会做衣服，会做饭，十岁俺妈就教俺干活儿。”她的乡音使夏文感到她是那样的陌生。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干。”他不忍心丢掉她，丢掉她她又如何生活？一种怜悯之情包围了他，他看着她竟想起了米雪。米雪是村里的寡妇，比他小两岁，是黄家庄的女子，十八岁那年，他在姑家认识了米雪。姑家是米雪的舅家。他去姑家走亲戚，穿着一件旧长袍，米雪的母亲老看他，姑母猜出了她的意思说：“这是我的二侄子！”

“是龙家村的？”米雪她妈惊异地看着他，上下打量着他。米雪羞羞答答地坐在炕沿，手捏着辫梢戏耍。

吃过饭姑母留住他问：“你爸给你问下媳妇没？”他傻笑。她说：“姑问你，米雪咧女子咋样？”他说：“好着呢。”

姑母说：“咧女子是黄家庄的，把我叫矜子呢，是咱的亲戚。人家看上你了，说龙家村的风水好。你回家给你爸说一下。”

他回家没给爸说。他天天等着姑母的信儿，等了一年多也没见姑母给他话。前几天，一顶花轿把米雪抬进龙家村斗半家，和斗半的儿子旺财结了婚。

夏文领着秀走到村口，冷落的街上就有了人影晃动。看着夏文领着一个女子回村来，人们就知道咋回事了，夏文给自己拾个媳妇回来了。只有娶不起媳妇的穷人才会捡这种便宜，有点家业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这就是他的家，是父亲分给他的家产，一个空空的大宅院。大火之

后的大房地基还在，有的地方还留有二尺多高的砖基，荒草长得比人高；门口的两间瓦房是他住宿和做饭的地方。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要这个院子，他住在夏仁的牛棚里，吃在夏仁的家里，要这宅院有啥用呢？

对面是夏仁家。西院一溜厢房是喂牲口的地方，东院前后两座大房，大门前静卧着两尊石狮，兽头大门漆黑闪亮，门框用鲜亮的红漆勾画着，炫耀着夏仁的富豪之气。

夏文家也是东西两院，门仍然是黑漆大门，但已斑驳脱落得露出本色。这东院原是夏文家的正门。一场大火之后，夏文的父亲就搬进了西院。空空的东院留给了夏文，但东院里大房的半截青砖地基和前院的两间厢房依然显示着夏文家往日的富有。

夏文开了门。秀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夏文说：“甬怕，这边有房子。”他指着荒草中两间破烂的瓦房给秀看。

一条踩出来的小路通往靠墙的房子。秀后来说夏文开了门，她以为夏文把她领进一座破庙里，谁知这是一个大宅院。

“有狗没？”秀站在院中怯怯地问。“猫也没有，就咱两个人。”秀疑惑地看着他。夏文领她走进院里，在两个房子里转了一圈，秀不敢再向后院里走。炕上铺着一张光席，光席上什么也没有，炕边支着一个断了腿的木桌。

“木桌下的瓦瓮有玉米面。”这是怨他又恨他的大哥秋文送给他的口粮。大哥说：“给你送这点吃的，是让你明白，你还是爸的儿子！”他明白大哥的意思，不想让他在夏仁家里吃饭。在他家干活，就得在他家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吃白不吃，我为啥不吃？

“夏文领个媳妇回来了！”这消息传遍了全村。如果是别人领回来个女子，村里人也不会大惊小怪，夏文就不一样了。父亲尚运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嫌他给夏仁拉长工把他赶出了家门。尚运听说儿子在河滩窑捡个女子回来，起初不相信，他不相信儿子会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货。所以赶他出门，是嫌他没有骨气，希望他在东院里能悔过自新。大儿秋文回来说：“就是的，还是个河南担……”

尚运听罢呆了，片刻之后沉着脸说：“把头门关上，我先人的脸让啾孽种丢尽了……”

秋文说：“人已领回来了，您就甬^①生气了。让他过他的日子去。”

① 甬：指不要或不能的意思。

秋文欲劝不得。媳妇麦草站在他身后，看着父亲难受的样子就落了泪。出了父亲的房子，麦草说：“你抽空过去看看，是真领回来的，还是……”秋文说：“我不看，你也甭去！”

上房里传出尚运老汉唉声叹气的骂声。

3



夏文怎么也不会想到，米雪会嫁给旺财。

斗半要给儿子结婚，这是龙家村谁也想不到的事，这女子就是米雪，当时就使夏文蒙了头。

斗半也算村里的富裕人家，他有七八亩地，一套好牛车，这是斗半一口口从嘴里省下来的。夏收秋种，再苦再累斗半和斗婆也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宁肯挣死也不肯雇一个短工。

斗半要给儿子旺财结婚，夏文还是不信，他跑到斗半家的隔壁问了，果然是事实。

这是天大的笑话，斗半是有个儿子，几年前在河滩窑遇上一帮土匪，被土匪绑走了。斗半用粮去赎，送了几草车粮食，也没把儿子赎回来。斗半老婆整天哭，使村里人夜夜睡不成个安稳觉。

儿子是死是活斗半最清楚，他给土匪几次送粮，人们只看到斗半拉粮出村没见儿子回来。今天他给儿子结婚，不知他演的是什么戏。

后来就有了消息，儿子是没回来，但斗半确实要给儿子娶媳妇。斗半的儿子旺财已几年没有音信，是死是活还没弄清，这不是害人家姑娘嘛！

人们就数说米雪父母糊涂，许配女子，也不到街坊四邻打听清楚，就把女子往火坑里推。

斗半给儿子办喜事的日子越来越近，夏文的心里就越来越急。他去问姑母，姑母说：“人家以为你是夏仁的儿子。”

夏文说：“斗半的儿子早死咧！”

“你甭胡说，好歹两家都是亲戚，你甭给我丢人。”

4



暖风从肖河古道悄悄吹来，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吹开了灶火瓮里的薄冰，吹绿了村里村外的柳树、槐树、杨树的嫩芽芽，歇息了一冬

的庄稼人开始走动。夏文领回的女子把个龙家村震动了。

女人们拥进了夏文家，在院里嬉笑着挤进夏文的房子。夏文羞红着脸被一堆人围着，“哟！知道想女人咧，猴急地说要就要，也不给嫂子打个招呼。”

“我以为你们要饭去咧，还都在家里！”夏文取笑她们。

“呆在家里不动弹，一天吃一顿饭就行咧。”

“我们是等着看你领回来的媳妇呢。”

夏文说：“咧还小，我看她可怜，我不急着和她圆房。”

“说得好听，这房里就你们两个，圆不圆房谁知道？”

有人就悄悄给他：“你真瓜^①！想要媳妇咋不给嫂子吭声，咱邻坊大圆有的是俊女子，咋弄个外乡人？”

夏文说：“我这货……谁看得上！”

“你这货咋咧？谁不背时几年。就你这大宅院两间大瓦房，咱村有几家？”

有人埋怨有人说笑，她们突然发现，让一个外乡人住进这大宅院里是一种遗憾。夏文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冰锅冷灶地住进这荒凉的大宅院里，谁又能想到给夏文找一个做饭暖炕的女人呢？

女人的遗憾并没有使夏文动心。他对这女子说不上喜欢，但却同情她，他只是想搭救她，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还没细想。

这些人一闹腾，他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既然不要人家女子做媳妇，把她带回家干啥？这些人一走，剩下他们俩人，她在这房子睡一夜，谁还会相信她是一个姑娘呢？

5

铺天盖地的黄土随风飘荡，关中大地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庄稼人的眉里眼里沾满了黄土。一声宏亮悲怆的秦腔音调在弥漫黄土中哽住了。“……直哭得悲哀伤痛……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怒冲冲骂严年贼太暴横，偏偏地奉承东卖主求荣……”一团黄风悠悠地飘来，六个吹鼓手，一顶花轿把米雪抬进了龙家村。

夏文失望了，米雪真的嫁给了旺财。米雪下了轿，细腰柳身，一身

① 瓜：指呆滞、痴、傻的意思。

红装，分外惹眼，人们想象得到那红盖头下的可人脸蛋。

她被人搀进新房，房里新席新褥新被子，两条红绸被子叠得整齐，顺长铺在炕上。楹架上放着两副刻有梅花喜鹊的桐木箱子，紧靠炕边脚地是一副红漆闪亮的板柜，这一套家具在方圆几十里也少有。

斗半一改过去吝啬的习惯，慷慨地给米雪家送了彩礼，在镇上给她买了这一套令众人羡慕的家具。他知道米雪过门后就要受苦受罪，他要在他过门的时候让她满意，让她高兴。

米雪盘腿坐在由斗婆亲手纺织的方格粗布炕单上。炕是温热的，这是斗婆一大早就煨好的热炕；家具是崭新油亮的，进房来的人都啧啧称赞。盖头下的新娘却愁眉不展。

母亲说这是龙家村的富户大家，有吃有喝有穿有用，过门后就只管享福咧。就是旺财还没回来，媒人碎听说他到西省去做工，说好回来的，她过门的前几天却说回不来了。媒人碎听说不回来也可以，事情还要办，她不知没有新女婿的婚事怎么办。

她不愁旺财不回来，有她守在家里，她不信他不往家跑，只是担心今日怎么拜堂。

嫂子说：“旺财是等不回来了，咱就先拜堂。按咱这儿的乡俗，男人不在家，新娘要抱只公鸡拜堂。”米雪的心轰一下乱了。

“你得抱公鸡拜堂。”嫂子提醒她。

“抱咋拜呢？”

“鸡乖，不鸽人。”

“嫂子我害怕。”米雪哭着说。

“到了这一步你怕有啥用！”

“我怕公鸡……”

“嫂子刚看了，鸡腿用红绳绳绑着，它跑不动飞不了。”

“嫂子……我害怕。”

“嫂子站在你跟前，你甭怕。”

嫂子把公鸡递给她，她接到一团毛绒绒热乎乎的活物。这公鸡还乖顺，在她怀里不蹦不跳。

“新娘就位！”院里有人喊她，他们知道没有新郎，礼宾人省了话。

嫂子扶她走出房门，院里站满了人。她听见人们笑她，笑她怀里抱着一只公鸡。多亏有盖头捂着脸，不然她就羞死了。

“一叩首拜天地：天公捏合一对好，王母送子福满堂。”米雪被嫂子

搀扶着跪拜天地。

礼宾人又喊：“二叩首拜祖先：先祖列宗洪福照，积德行善品性高。”

“三叩首拜父母：一生辛苦教子女，衣食住行把心操。”

斗半斗婆坐在高堂上接受儿媳米雪的跪拜。米雪刚跪下，斗半斗婆就把米雪搀起。人们看见，斗婆的眼里含着泪花。

“四叩首拜来宾：众人拾柴火焰高，感谢乡友来帮忙。”

“五叩首拜夫妻恩爱：前世有缘一线牵，天地之合好百年。”

拜天地、拜祖先、拜父母、拜亲友好歹都能过得去，夫妻这一拜就为难她了。她面前没有新郎，她的新郎在她的怀里，嫂子依然扶她跪倒在地，向自己的丈夫拜了拜。她站起时心中就涌起一阵酸楚，一种恐慌。碎叶曾给她说过，新郎停几天就回来了。停几天他真的能回来吗？

有啥事挡着他不能回来与她拜堂成婚呢？她心里慌得很。

她怀里像揣着一只小兔，这恐慌只有嫂子能感觉得到。她希望碎叶的话是真的。她会等他回来，尽管他们没有见过面，碎叶说，旺财是一个高高的个儿，很壮实的俊小伙。

6

希望就在这春的岁月中开始孕育，年轻人显得特别张狂。

“新娘在哪？”

“在灶火^①做饭呢。”

“勤快得很。一进门就知道侍候男人咧！”他们一窝蜂似的拥进去，站在灶房门口趴在窗户上看着。秀低头烧火不敢抬头。

“锅开咧！”

秀抬头站起来提起锅盖，她知道有人哄她呢，她红着脸又坐下。锅真的开了，锅盖一揭锅口就飘云腾雾了，她就成了云中的仙女。

“这女子长得单薄却受看得很，吃一月长起来也是一朵花。”窗户门口的人议论她。

“头发咋黄得很，瘦得一把能捏住。”

“你看！咧腿长，正长呢。”

① 灶火：指农家的厨房。

“有福贵相，你看咧嘴大。嘴大吃四方么。”

“胡说！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麦糠！”众人大笑。

秀给瓦壶灌了水。一些人拥进来和她戏耍，说她鼻子翘、下巴尖。她羞得无处钻，怎么也躲不过他们追逐的眼光。

汉子们围住夏文，让他说说咋把这女子带回来的，路上摸摸，动没动。夏文不说，他们就推他，搔他的腰。

夏文说了。大伙都说他行了一次善。“这女子有福气，夏文头胎准能生个小子娃。”

人们吵吵嚷嚷地闹腾一阵走了。秀做好了饭，两碗稀汤汤。夏文说：“晌午饭咋做这么稀？”

秀说：“不稀。”

“你吃。桌底下面粉多着呢。我一会去他家里吃。”

秀疑虑地望着他：“去他家……”

“我给人家拉长工。”

“远不？”秀不安地问。

“不远，就在对门家。”

秀想起来，她进家门时看见对面有一个黑漆大门。和夏文家的大门差不多一样大，极像同一个匠人的手艺。

她猜得出，夏文家过去也是个富有人家，穷人家哪有这么大的宅院；还有后院的半截砖地基。她知道夏文现在是个穷人家，富人家的子弟，不会在河滩去捡她，她住在穷人的家里心里安稳踏实。

她不管跟了夏文还会不会再饿肚子。她本就是一个要饭的女子，她不怕再去沿门乞讨，只要夏文对她好，她什么苦都能受。她看得出夏文是一个好人，她碰见一个好心肠的人了。

夏文说：“你吃，你吃好。我在他家里吃。”

秀惊慌地说：“那……俺做的多了。”

夏文笑了说：“我少吃一点，到他家再吃饱。”

吃完了饭他说：“我得过去，牲口该喂咧。”

秀擦着头上的细汗，脸上红润起来。秀送他出门，他走到头门口，回首望了望，这就是他的家哟，他又有了一个家。

有家的时候不在乎，被老子赶出了家门，才觉得家的温暖。说有家又是这么容易。他走出家门竟有些激动，他不敢朝西边看，老子就住在那屋，他就是从那个屋里被老子赶出来的，他隐隐约约地又听到父亲的

骂声，这骂声夜夜缠绕着他。

夏仁的东院是他们一家人吃住的地方，西院是喂牛和放柴禾的地方，东西两院开着一个小门相通。

夏文从不走夏仁东院的大门，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出进都走这西院的小门。说是小门，也比穷人家的头门大。同样是黑漆发亮，用红漆勾着框边。

夏文推门进了西院，就听见牲口的叫声。牲口是有灵性的，一听见他的脚步声，就摇头摆尾把槽帮槽桩撞得直响。

看见这些生灵他就忘记了一切，他抚着它们的皮毛，给它们抓痒痒，他半夜睡起和它们说话儿，看着它们如同看着自己的孩子。他躺在炕上听着牲口嚼食的声音，如同听着秦腔美妙的旋律。米雪是他梦中常遇见的人，虽然米雪已嫁给旺财，他觉得米雪还是一个值得疼爱的人，他就在梦幻般的旋律中编织一些有趣有笑的人生。

他和这些生灵吃住在一起，听着这些生灵的嚼食声，看着这些吃饱喝足的生灵就忘记了烦恼，再也听不见老子的骂声。他高兴时，把碗里的面汤送给它们喝，让它们把他的饭碗舔得干干净净。

他害怕路过家门口，他怕听见父亲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和骂声。

“夏文，你以后也会有一匹这样的枣红马！”

他听见就笑：“咱没能耐，有能耐早过成王十万咧。”他想不通，夏仁家凭啥就能过得这么红火？如果他们真盗了他先人坟里的金银细物，老天爷不会惩罚他？还会让他过得这么自在？

每当他骑着枣红马从家门走过，大哥和父亲是怎样地骂他，看不起他。可夏仁从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使他觉得夏仁好像真欠了他什么似的。夏仁让他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他舀了饭端进牛棚里，他闻惯了牛棚里的尿臊味，在这里吃饭觉得饭香胃开。夏仁说：“你在家里只喂牲口，其他活不要你干。”

夏仁没有说“在我家里”，他说“在家里”就显得很亲近。他是长工，在他家里干什么都行，夏仁这样说了，他就这样干了，从不干其他活。他明白夏仁在照顾他，又觉得照顾他是应当的，他就更坚信夏仁的老子做了缺德事。父亲天天骂他，骂夏仁的老子，他觉得父亲骂他们骂得应该。

他到了夏仁家里，父亲的嗓子就哑了，这是嫂子麦草偷偷告诉他的。他知道父亲的脾性，日子越难过，他的火气就越大。